

嫁给我好吗

◆ 孙开元(编译)

第一次请求她嫁给我时，还是我们6岁时。

“我当丈夫。”我说，“你可以当我妻子。”

“不行。”她只回答了这两个字。

“行。”我说。

“不行。”她又说了一遍，然后就跑开了。几分钟后，我也跑了出去，独自在屋里玩挺没意思的。

第二次请求她嫁给我时，我们14岁。学校里要举行年度演出，我是她的舞伴，我在等她走出更衣室。我穿着一身黑色服装，系着蝴蝶结。她走出更衣室时，身上穿着一件长及膝盖的粉红色裙子，我深吸了一口气。她看上去像个刚从天堂步入人间的天使。在等候老师示意我们上台时，我注视着，想说些什么。她瞅着我，微笑着问：“你在看什么啊？”

“嫁给我好吗？”我脱口而出。她的微笑绽放成了露齿而笑，随即大笑起来。我没在意，我能看到她的眼里晶莹的光。她拉着我走上舞台时还在笑着。

第三次请求她嫁给我时，是在她16岁生日那天。我们和几个朋友一起野餐，我和她单独坐在一棵树下，别人在谈论着怎么玩下一个节目。听着远处别人的说话，她笑出了声，我听到她声音像清脆的银铃声。我从身旁采下一朵雏菊递给她，对她说：“做我的妻子好吗？”她看着这朵花，脸红了，然后又笑了起来。她接过花，加入了其余的几个人里。我跟了过去。

第四次是我们18岁时。我俩坐在大学的自助餐厅里，她边喝着橙汁，边跟我说她最近读的一首诗有多美。说了几分钟后，她停了下来，问：“怎么了？你怎么不说话？”我看着她眼睛：“我的后半生想和你度过。嫁给我好吗？”和以前一样，她又笑了起来，说：“你还不到结婚的年纪。”然后她就说起了另一首诗。

第五次请求她嫁给我时，是在我们毕业的那天。我们都是21岁。我单膝跪地，手里握着一支玫瑰花，对她说：“现在告诉我，接受我做你的丈夫吗？”

她依旧笑着：“你总是那么心急。你还要考研究生呢，是吗？”我耸了耸肩，从地上站了起来，和她一起走出了毕业典礼。

四年后，我完成了研究生学业，在一家跨国公司找到了工作。我们坐在一家冰淇淋店，这时，她打破了沉默。“你四年没让我嫁给你了。”她说，“出什么事了？你变主意了？”她灿烂地微笑着。

“你认为呢？”我揶揄地问她。

“我想你是怕我再次拒绝你。”

“到目前为止，你没有一次是真的拒绝我。”我回忆着，“你从没真正地对我说过‘不’。”

“我在六岁时是当真的。”她反驳着。

“她还记得。”我暗想，同时笑着回忆着儿时的事，我舀了一勺冰淇淋让她尝，并说：“好吧，你拒绝过我一次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她边品尝着冰淇淋边问。

“没然后。”我回答。

她转了转眼珠，沉默了，她不再笑了。“怎么？”我问，“你认为我改主意了？”她皱着眉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她蹙起眉头时看上去更美。

我看了她一会儿，说：“你今天怎么不让我向你求婚？”

“我？”她惊讶地睁大了眼睛问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，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她的脸红了，“不。”她说。

“你这次又拒绝了我？”我问。

“不，不！”她赶紧说。

“那你这次想说‘行’？”

她意识到我想做什么，朝我伸了伸舌头，坐回去继续吃冰淇淋。

“嗨！”我拉过她的手，“嫁给我吧。”

她抽了抽鼻子，答道：“你是当真的？”

我在六岁时就是当真的，“是的。”我说。她没说话，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。



当32颗健康的牙齿全部被拔掉后，吉尼向牙医要了一面镜子，仔细端详起他那已经内陷的嘴唇来。牙医看见他不但没有丝毫的痛苦，反而喜形于色，心想：这家伙的脑子肯定坏了。然而，吉尼又提出了一个更让他纳闷的要求：“医生，给我一副假牙。”

牙医耸耸肩，拿了一副假牙出来。装好假牙，吉尼付了钱，立即离开了诊所。他要去见他那位住在乡下的富有的叔叔。这位没有儿女的叔叔得了重病。

傍晚时分，他来到了叔叔的家。开门的是一位30岁左右的金发美女，而不是以前那位老仆人。他很意外。然而，当他看到美女穿着护士服时，心里踏实了许多。他开口道：“你好，漂亮的护士小姐。我听说我的叔叔生病了，特地赶来看望他。”

护士一动不动，用冰冷的、怀疑的目光看着他。

这时，房内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：“是吉尼吗？快进来。我们已有两年没见面了！”护士十分不情愿地让开了道。吉尼马上扑向叔叔的病床，悲切地说：“叔叔，还能见到我是多么的高兴啊！不过你的样子

机关算尽

◆ (美国)约翰·克里尔 鹿启帆(编译)

真让侄儿担心。”

叔叔挤出一丝笑容，说：“侄儿啊，你的气色也不好啊。”

“这都是因为我工作太拼命了。”吉尼说。

“如此说来，你不酗酒，不赌博，也不去寻花问柳了？”叔叔说。

“叔叔，我向上帝保证，我早就不沾那些玩意儿了！”吉尼发誓道。

叔叔却笑了笑，说：“吉尼，叔叔不是在数落你。叔叔也年轻过，现在也还年轻。你看看护理叔叔的护士，多么年轻漂亮。这都得感谢我那持有新观念的医生，这都是他给我安排的。”护士“哼”了一声，扭头离开了房间。

吉尼咳嗽了一声，笑道：“呵，叔叔真是抱福不浅。不过，请这妞儿得花不少钱吧。你有很多钱，无所谓啦！我就不行了——”说到这里，吉尼的话锋一转：“所以，叔叔，我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帮助。你在遗嘱中给我留了多少钱呢？”

“既然你问了，我就告诉你吧。我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我的医生与护士了。医生给我治病，护士尽心照顾我，我得感谢他们。”叔叔说。

吉尼冷冷一笑：“叔叔，我

看你真的是老糊涂了，居然把财产留给了两个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人。幸亏我早有计划。”说完，他抽下叔叔的枕头，将它紧紧压在了叔叔的脸上。不一会儿，叔叔就两腿一蹬，一名呜呼了。

吉尼看看门口，马上脱下叔叔的睡衣，把叔叔的尸体塞进床底。然后，他脱下自己的衣服，穿上叔叔的睡衣，爬上床，钻进被窝。接着，他吐出假牙，用手帕包好，把头靠在了枕头上。这时的吉尼已经活脱脱是他叔叔的模样，不仔细分辨，根本看不出真假。他偷偷一笑，哑着嗓子喊道：“美人儿！美人儿！”

护士匆匆进来。“怎么啦，亲爱的？你的侄儿哪去了？”她奇怪地问。

“出去溜达了。”吉尼学着叔叔的口气说，“宝贝儿，他毕竟是我的侄儿，而且他已经改过自新了。你去把律师叫来，我要改动我的遗嘱，给他留点东西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护士尖叫起来，“亲爱的，你不爱了吗？”

“怎么会呢？”吉尼赶紧说，“你是我的命根儿，我怎么会不爱你呢？你放心好了，我答应你的事不会变更。”

大约半个小时后，护士回

来了，跟在她身后的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，他的手上拿着一个黑色的袋子。

“哦，你来了！”吉尼立即说，“我要重立一份遗嘱，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我的侄儿。”

中年男子冷笑一声，说道，“看来你已经病入膏肓、神志不清了。我可是你的医生，不是你的律师！我得好好检查检查你的身体。”说罢，他一把掀开了被子。吉尼傻了眼，急得痛苦地大叫了一声，但他又不敢逃跑，因为一旦逃跑，他的计划就败露了。

“亲爱的，你看他如此痛苦，不如我们做回好人，让他快点离开吧。”护士说。

“宝贝儿，你说的对。”说着，医生从那黑色的袋子里拿出一支硕大的注射器交给护士。吉尼挣扎着想跳起来。但是医生已用有力的双手死死按住了他。护士马上把满满一筒的药液从他的手臂注射了进去。

马上，吉尼就觉得全身麻痺，然后全身冰冷，接着便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护士给医生献上热烈的一吻，然后说：“我们快点清理现场，要不他的侄儿回来看出破绽就不好办了。”

麦子不见之后

◆ (美国)劳拉·伊丽莎白·理查兹 陈荣生(编译)



一群小孩子到麦田收割小麦。小麦黄得就像金子，太阳光芒四射，蝴蝶漫天飞舞。一些孩子干得好些，一些孩子干得差些，但有一个孩子在跑来跑去追逐着头顶飞舞的蝴蝶。他边追逐蝴蝶，边开心地唱着歌。

很快，夜幕降临了。麦田天使大声叫喊那些小孩子：“马上到门口这里来，带上你们收割的麦子。”

于是，孩子们就带着他们收割的麦子过来了。有些孩子收割了很多，他们就把麦子整齐地捆紧，以便能多带一些。有些孩子把麦子扎得又大又松，让人看起来比实际的要多一些。但有一位孩子，就是那位来回追逐蝴蝶的孩子，两手空空地过来了。

天使对这个孩子说：“你的麦子呢？”

孩子垂下头。“我不知道！”他说。“我收割了一些，但我把它们给弄丢了，我不知道是怎样弄丢的。”

“没有麦子的人是不能进入这里的。”天使说。

“这我知道。”孩子说。“但我想看看其他人要去的地方，再说，他们也不想让我离开他们。”

这时，其他孩子全都哭了。一个孩子说：“亲爱的天使，让他进来吧！今天早上我病了，这个孩子就过来跟我玩，让我看那些蝴蝶，所以我忘记了疼痛。还有，他给了我

一捆他收割的麦子，现在我愿意把这捆麦子还给他，但我已经分不出哪捆是他的，哪捆是我的。”

另外一个孩子说：“亲爱的天使，让他进来吧！正午时，猛烈的太阳照在我的头上，把我晒晕，跌倒在地上就像个死人似的，当时，这个孩子正好跑步从那里经过，他看到我，就去取水把我救醒，然后让我看那些蝴蝶，我很高兴很开心，很快就恢复了体力。同时，他也给了我一捆他收割的麦子，现在我愿意把这捆麦子给回他，但我已经分不出哪捆是他的，哪捆是我的。”

第三个孩子说：“就在刚才，在夜幕就要来临的时候，我已经很疲倦和伤心，因为我只收割到很少几捆麦子，似乎不值得我继续收割下去了，但这个孩子过来安慰我，让我看那些蝴蝶，同时把他收割的麦子给我。瞧！这也许就是他的，但我分不出来了，它跟我自己收割的是这么相像。”

所有的小孩都说：“我们也收到了他收割的麦子，亲爱的天使，让他进来吧，我们求你了！”

天使开心地笑了。他伸手到门内，取出一捆麦子。这捆麦子并不是很大，但太阳的光辉照耀在上面，所以它把整个田野都照亮了。

“这就是他收割的麦子！”天使说。“这是众所周知的，也是算数的，每一捆都是。”然后，他对那个孩子说，“进来吧！”



■ 凭吊 (俄罗斯 瓦伦丁)



约翰养了几只羊

◆ 张维(编译)

约翰养了几只羊。

有一天，几个挂着胸牌的人来到约翰家，专门去羊圈里查看他养的这几只羊。

“请问你用什么饲养你的羊？”来人非常有礼貌地问约翰。

“哦，我给他们吃青草、干草，还有剩饭剩菜之类，怎么啦？你们问这个问题干嘛？”约翰觉得很奇怪。

“我们是动物权益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，根据你刚才的陈述，我们认为你用这样的饲料喂羊，简直是在虐待动物，我们必须对你罚款。请务必记住：动物和我们人类一样，应该享有自己的权益，不能给它们吃像你所说的那些没有营养、和垃圾差不多的食品。”这几个人给约翰开了罚单以后便匆匆离开了。

过了几天，又有几个挂胸牌的人来到约翰家，专门去羊圈里查看他养的这几只羊。

这些人也问约翰同样的问题：“请问你用什么饲养你

的羊？”有了上次的经验，约翰这次小心翼翼地回答：“哦，我拿这几只羊当兄弟一样看待，我给他们吃上好的玉米和小麦，还给它们喝燕麦片粥，怎么啦？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听了约翰的话，来的这几个人立马拉下脸，他们愤愤不平地说：“我们是联合国粮食组织的工作人员，我们认为你这样喂羊，简直是在糟蹋粮食。要知道，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因为吃不上粮食而饿死！”

说着，他们给约翰开了一张罚单便离开了。

这件事过去了一个星期之后，又有几个挂胸牌的人来到约翰家，专门去羊圈里查看他养的这几只羊。“请问你用什么饲养你的羊？”这几个挂胸牌的人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。

可怜的约翰在那里支支吾吾、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这样告诉这几个人：“哦，我每天给每只羊发两美元，它们愿意吃什么就买什么！”